

Vera Koo: Why I am Retiring from Shooting Sports

Women's Outdoor News, July 3, 2018, Traditional Chinese

我為何從射擊運動退休？

在我整個運動射擊生涯裡，我一切都力求精準。我的練習、受訓方式精準；比賽前幾週，我的飲食精準毫不馬虎；為比賽準備用槍與裝備的方式，我也不含糊、精準到家。因此，我想我精準決定退出運動射擊比賽的時刻，應該不是巧合。

五月二十三日晚上八點二十三分，在《比安奇盃》首日比賽過後，我在密蘇里州哥倫比亞市的旅館房間裡，邊吃晚餐，邊看一部叫《情熱傳說》(Tale of Tales) 的電影。電影結束後，我把左手放在右臂上，感覺到不對勁。



我感覺手臂沒力氣、缺乏肌肉；我知道我的身體不再聽我指揮、為我效力；那一刻，我決定是退休的時候了。

我還沒有告訴任何人。又過了兩天，我賽完《比安奇盃》，它成了我道別職涯的最後一場比賽。想到《比安奇盃》教會了我多少事，此是此地結束射擊生涯，應該是合適無比。

即使參加《比安奇盃》比賽已二十一年個年頭，這裡仍有讓我吃驚的地方；畢竟，我到哥倫比亞市比賽時退休念頭不在腦際盤旋。



但神總是在掌控與引導我的腳步，祂再次提醒我這一點。

但在今年的《比安奇盃》來臨之前，我知道自己面臨的是極大的挑戰。

《世界行動手槍錦標賽》和《比安奇盃》在哥倫比亞市接連舉行，我在這兩大比賽之間只有兩天的休息時間；雖然這是我第九次參加《世界行動手槍錦標賽》，兩項比賽今年前腳跟腳的如此緊鑼密鼓相連，也是從來沒有的事。



這次參賽我已七十一歲，知道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裡、在壓力下連續比賽兩場，我的身體與精神都會受到很大的考驗。我祈禱神賜予我不錯的分數，但是並沒有心想事成。

我的表現不理想，但是我搭檔的隊友傑西·哈里森 (Jessie Harrison) 射擊的漂亮，我們在團體女子組仍得到第三名。我在緊接下來的《比安奇盃》也表現平平。



與其對自己的成績沮喪不已，我為神帶領我走上這條道路獻上感謝；如果我比賽表現的好，我也許會感覺要再拼個一、兩年。

但賽下來我反倒感覺退場的時候到了。對自己的決定，我感到非常心安。



賽完了《比安奇盃》，我看到朋友、開了一家叫「你說啥」（What-ya-say）耳塞訂製專賣店的凱西·亞格維奇（Cathy Ergovich），對她說：我要退了。

一下子話就傳開了。昔日我從不在賽場上與人周旋或拍照，但這次不同；這是我最後一次的《比安奇盃》。



我在比賽行政大樓前跟來向我問消息的人、同儕、好友們合影留念。

雖然我的得分不是自己想要的分數，我不感覺痛苦或可恥。對自己能夠賽完比賽，我有無限感激。

前兩年比賽完之後，我都沒有參加《比安奇盃》最後的晚宴。賽完、為晚宴安排插花和贈禮事宜之後，我已筋疲力盡。但今年我帶了一件可以在晚宴穿著的禮服——為萬一自己想去預做準備。我真是高興自己帶了衣服，因為我想出席最後的頒獎晚宴。

晚宴上，我坐在槍法高超、今年女子組冠軍安妮塔·麥基維茲 (Anita Mackiewicz) 旁。美國步槍協會的維多利亞·克勞福特 (Victoria Croft) 是晚宴的司儀。在頒獎給女子組冠軍前，維多利亞向滿室的選手宣布我的退休。在座的人全起立鼓掌，掌聲久久不歇，充分流露致敬的真誠。過後，同儕一一過來道別，有些人淚眼盈眶。這樣的送別超出我的夢想，我感覺榮耀無比。

那天晚上當我回到下榻旅館，暢快、輕鬆無比。感覺肩上卸下一塊重負；我不必再在暑熱中練習、不必強迫自己為了準備比賽而用掉八百五十發子彈；再也不需要在比賽日清晨五點被喚醒。

有時你做一個決定，但不確定是不是做對了。然而這個決定感覺錯不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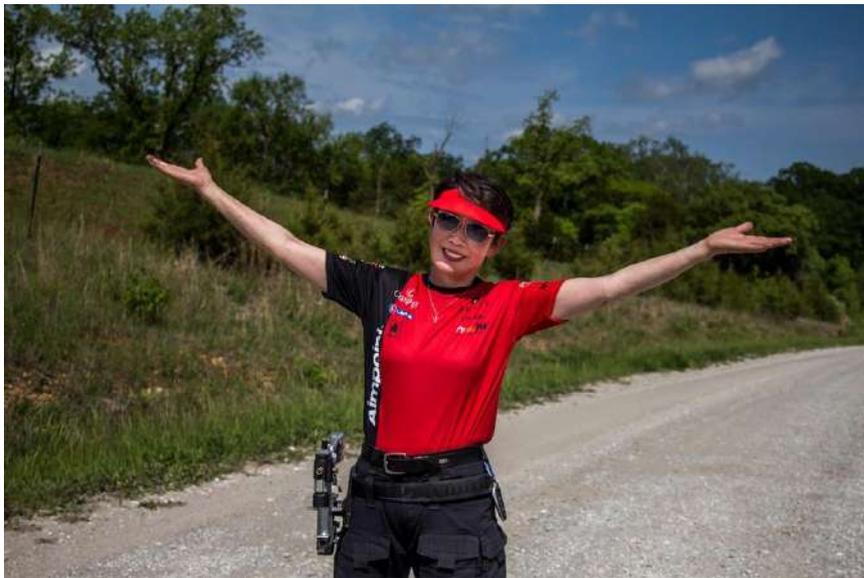
我週六醒來時，依然感覺決定是對的。

通常對我來說，一旦我決定事情結束了，我不會再反顧再三。

從《比安奇盃》退休，我毫無悔意。為這項比賽我付出了全副心血，所成就的超過我四十多歲開始射擊運動時所希望達到的。

退休那一刻，我不再想著自己為射擊留下了什麼，心中只對我從射擊運動中得到的收穫與《比安奇盃》比賽感謝不已。

我珍愛《比安奇盃》比賽經驗，以及在那裡得到的教訓與心得。《比安奇盃》培養出我強烈的工作倫理感，加強了我的耐力，讓我能夠正視困難、勇於面對、加以克服。它也教會我如何建立目標與如何達標。我學會絕不輕言放棄與致力卓越超絕。



我培養出自信、自尊，也學會自我依賴。

我退出賽場時，也帶著學到的這些功課揮別射擊運動。

我不打算就此安享退休人生。雖然放下槍，但我知道下一個挑戰在等待著我。